

集部

息園存稿文卷三

明　顧璘　撰

序

贈李元任序

夫士欲相謂知心豈不難矣哉璘觀古今人才智相傾權勢相軋構讒飛謗立興矛戟若此者是豺狼也斯亦衆矣下是嘻嘻愉愉見善不嘉見過不規悠悠然若坐

市門視路人之往來若此者是牙儈也滔滔然皆是也
有近焉者揚其善掩其惡慎其禮節恤其患難斯可以
為友矣未盡知心之道也夫所謂知心者淵然而合泊
然而親知其志不俟其言知其才不俟其功旅犯而不
怒積毀而不惑斯盡之矣嗚呼其難矣哉若李君元任
於璘有是矣元任於璘生同里業同術元任先舉於鄉
璘先舉於禮部盖二十年友矣其始見元任之容質直
少文發言由中曰坦哉中乎其簡而易親者乎乃樂與

之友也既而見其文博洽而理曰奥哉文乎其深造者乎又久而見其固窮寡求泰然其容曰固哉節乎其内蓧其直者乎庶幾乎泊然親矣今年奉命理餉河南見其疏通而核不煩而輯民忘其貴士忘其功璘乃嘆曰簡哉政乎其脩已而遺人以安者乎居河南五越月終日相語不移其初由是璘之視之猶已肝膽璘固簡陋無足取元任視璘亦不覺其油油然深矣若世之所患者斯免矣夫以元任里閈之舊踰二十年始洽嗚呼士

欲相謂知心豈不難矣哉大梁諸生窺元任沖然居公室之中乃横經升堂辯問疑義五月之間咸大有得聞其事竣而歸惘然若有喪也瞻戀之不足乃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乃請予繹言之予言豈能足乎哉聊述璘與元任知心之概使二三子觀之今而後知有托也

別鄭繼之序

晉安鄭子養痾武夷之下杖策裹糧東觀於海返於天臺訪應黄氏二子者語焉莫逆於心相與講道於委羽

之陽浹月而後出將至郡余徃逆之郊見其容充充然若富子歲飽膏腴而發其澤其氣淵淵然若大人處密勿既致理而燕閒其居也嘆曰異哉諸君其浸漬薈與而嘗其深者乎其晤言有融亦既亡其積礙者乎夫何其表之若是殊也遂止之幘峰精舍與之談天地萬物之理及古今天下事是非成敗人物臧否屈伸之變莫不犂馬的馬漫馬會馬雖予之心亦莫逆於三子者之心居浹旬鄭子且告行余請曰子將致其所具而康斯

人也乎鄭子曰未也方且鏟精斲明塗游於天下以求名德之論遽斯人之能康余曰抑揚揚忌人已乎鄭子曰吾烏敢忌任其會也余乃興曰璘聞古有達人者居若遺之行若性之是以將有委焉而功格於上下伊尹曰農吾老焉耳太公曰釣吾老焉耳唯無求於世而後世之求之者衆凡今之人喪於有求久矣子幾無求者哉行矣吾將濯吾耳以聞世之所以求子也遂與二子行觴以為別

贈别王道思序

夫天將興一代之文必生天資絶出之賢力學好古以成其業考之前代可見已今余觀於海内若王子道思其人也道思弱舉進士為郎讀書過目成誦文詞爛然嘗主廣東試事刻文甚奇余以故志其名今年來為南京禮部主客郎中會余余稱其試文乃慼然曰公罔某邪某初學文好擬古最先六經語已而學左氏又之遷固試文則是物也殆揚雄所謂雕蟲技乎近乃愛昌黎

為文日見其難及不知昔者何視之易也璘驚曰有是哉今英賢並易昌黎文而淺晦菴於道子睿質強氣乃遜志如此乎再會則又曰古之聖人必有學後世或失其傳故秦漢而後雖純德篤行之士盛矣終不可以稱聖豈所謂得其門者或寡乎余因斂衽向之曰子真絕出人也今天下有大患二異端惡德不存焉學道務虛學文務奇其究至於蕩人心傷國體非細事也夫聖人之道自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初無二物在安勉之

間耳今學者遺躬行而索虛無蓋不知聖人之静為無欲而以為無事也顧又曰非佛老之玄寂非罔乎至於文則明道達意止矣淺深大小唯其所造六經異體非羣聖人之殊致邪擬之雖肖繪工耳故君子醜之道思曰今之賢者其言皆異於是某請識之又數月道思乃拜山東督學之命二者則其所從政也諸公賦詩贈之余遂書前說為引是非之衷願君子終裁之脩大業以承天意其在此行矣

贈楊子任監稅蕪湖序

楊子子任將監蕪湖之稅病其雜也憤而作曰吾聞襲芳者唾鮑肆持節者遠汙泥財利之柄高士所恧政闕聚斂仁人慼額吾何事於此乎吾寧納檄於省乞骸於朝潛伏以從吾好安能抑志苦身以蒙世俗之疑議乎東橋子聞之笑曰異乎吾所聞莫非政也子取其清孰處其雜擇便而順私此巧宦之所希也而謂吾子為之乎君子務强夫巳之所不可易而不恵夫事之所不可

為故德成於獨立功絶於羣疑夫然後謂之貞固良玉磨而不磷其質堅也水華泥而不滓其性潔也伊尹放君人益頌其忠柳下惠昬夜懐女人益信其介非以已勝者乎子之執是政也公私别則官政清矣義利嚴則中德固矣毁譽置則浮言沮矣若夫操籌而技權金而貢乃斯職之所有事也抑何與於我乎子節髙而器達人方以公輔見期幸毋淺焉自視而令有道者䦧子也明日子任遂束書裹糧告行而去

贈謝應午遷北省序

嘉靖癸巳天子遷用在廷臣工南京刑部尚書郎謝子應午乃調北省人曰南北異乎東橋子曰職則均也北近南遠北讞天下之獄責益大賢者固宜居之斯選而調之意也抑賢者自効豈以遠近大小異哉夫刑民之司命國之威憲也不曰中正明決盡之乎然有四善焉一曰弼教本二曰慎法守三曰質經義四曰達治體夫事有致重情有由來執法傷教不如無刑古之人有行

之者王尊卓茂是已美陽則財之密掾則釋之斯裁寛猛矣故曰弼教本法歸於當雖天子之令不可從權貴之勢不可奪古之人有行之者張釋之所持於廷尉烏能動之哉故曰慎法守冒天下之道在經正天下之情在律情無窮道有定故法有所遺則準經以制刑孰有加於聖人之道乎古之人有行之者黄冒竊戾園之名衆且惶惑不疑舉春秋之法繩之雖戾亦贖耳故曰質經義刑以定國也刑一人而國亂則尚輕縱一人而國

衰則尚重古之人有行之者公孫弘論誅郭解佚氣奪谷永論釋豈非所以深明刑罰之微權乎故曰達治體夫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刑書者後世之事也應午毋執一焉則官守善或又曰官守者守之則已非若言責可議也噫是非知道者之言也治天下有道行之為官守議之為言責不粹於天德不合於先王謂之非道非道可謂善乎使應午有言責亦猶官守也謂異焉者非吾所聞也

送判府王拱之閩南購大木序

正德己卯皇帝重建乾清坤寧二宫徵才海内使者蒞浙藩檄判府王君拱之往購大木於閩南徙御在門矣余與耆舊大夫設祖贈别耆舊大夫曰武夷天下名山也東海天地之壑至大水也判府君往則入名山斧大材歸則乘巨筏以臨汪洋浩瀚之浸亦天下之壯觀矣乎其尚毋歲月之淹以闕我民望則吾郡之惠也璘曰國家需材成巨室分命及子子知材難乎夫木猶人也

古之人貌恭色莊以僨人家國非一姓矣子所惡也木之不材其何以異是故有膚挺而理邪外固而中蠹歸然輪菌而液樠是病肖梗梓豫章而實則樗櫟之弗若皆不材類也舉足以僨宮室斯選者之咎子其慎之哉判府君再拜曰敢不嘉大夫之榮而兢兢吾子之訓行雖劇請書而懐之以善斯役

贈沅州學正舒道徵序

舒子道徵既領沅州教事過金陵宿於予而有請余視

其容温春其文波湧其何有於一學職哉進且未已竊亦願有告也夫君子之生也仕學兩端而已今茲仕之始以道教人則學之成也始也貴端成也貴大是故君子謹禮而篤是以有莊敬之容履道而固是以有忠信之教徒和則媚徒順則隨凡仕咸病奚止於教乎是故君子之為文達於既盈斂於既博去其查滓存其神明刊其枝葉立其本根斯文之大也故讀之者可感傳之者可法毋徒取繁縟而已矣繁縟者飾也六經之文不

飾子行矣諸生將於子乎取法愼毋示其飾哉

送馮子靜序

北郭馮子靜氏拜柳州融縣令撫軍梁子材曰人亦嘗言梗柟隆棟珪璋特達其然乎其不然乎吾觀子靜之少也資頴才俊儀冠卓玉吾黨器望之謂至今且樞鼎矣乃逡巡庠序殆四十始隨計得遠方令事固不可以逆覩耶東橋子曰吁不然人患無具耳蚤暮奚足以定之公孫弘垂白牧豕山東一老農也及應賢良登金馬

門遂陟丞相封列侯傳之後世豈謂遲晚乎今之士唯貢近古即周鄉舉里選與漢郡國歲薦士耳所得實行居多視科目較一日空文不論平生者相去遠矣矧天子方銳情復古諄諄以詔有司而士且彬彬然興乎子靜孝弟溫良言必顧行此行也卒悃愊之素以趨功名之會則吾黨昔所器者斷可期矣子將謂楩柟梓戶而珪璋尚以齊御也世豈有是理哉已而吾諸弟瑚也告曰仕者鄙遠民而蔑禮教獨不曰居夷桴海何心乎子

靜曰予厚之爼豆於栁也何以不敢不圖也瓚也告曰惰多遺忽多謬子其勉旃子靜曰傭惰則逐於主行忽則蹶於途況食人之禄而泄泄以負責人也忍之乎璩也告曰女溪士汙大醜也人言遠方毋潔潔則生禍猶言野可倮也而世無不衣之人願子飲氷而食蘗可也子靜曰吾知辨於舜跖耳足至則心至焉何謂遠近乎東橋子聞而復於子材曰吾子何惑乎子靜言必道也法必賢也歸必聖也他日徵明堂清廟之具於西南者

必子静也夫吾數人者相與祖而餞之遂書斯言以為左券

贈博羅令羅君唯昭序

泰和羅君唯昭故司成冰王先生之子初以蔭授南京刑部檢校遷都察院照磨以勤慎聞今擢博羅令尚書郎李君萁等徵言為贈璘竊有感焉夫任子者抑猶行古之道乎雖三代之盛所不廢也昔者先王先君嘉心膂股肱之佐延賞選勞以及其子孫諸侯世國大夫世

家用衛於公室是謂政典其子孫之有國家亦罔不曰圖報於我先王先君懼弗克忠圖嗣於我祖考懼弗克德是故世祿之族代有令人獨不觀伊呂周召之後與春秋列國公子之炳然者乎豈其報禮之重象賢之勸是以敏德効功少所顛墜也世降道衰上鮮為公下鮮由禮舉公器以賞私勞而天下弗勸然其賢而特者固唯古昔之慕君子謂其忠且孝焉今若羅君之守官幾可語於古道矣初氷玉公仕於成化弘治之際與文正

李公文肅謝公及當時三數名流為道誼交譽望隆起海内擬為臺輔而公早世厥施未溥將不在其子孫乎夫博羅者嶺南巨邑去京師遠甚不為衆惠久矣君兹行振今典師古哲酧天子之厚施敷先臣之蓄美沛曠澤於遐遠永終譽於方來博羅氏之民其將有瘳乎昔杜少陵贈魏鄭公孫為交廣少府既舉其先烈終必致公侯復始之望余敢引以祝君君幸毋卑州縣也

送楊郡博宣成書院講易序

夫聖人之道廣矣大矣孔子雅言詩書執禮又其言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春秋實所自作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由是觀之六籍者豈非學者本始哉經解别其教昭昭矣後世儒者往往盛推其功用自漢以來列之學宫各立師授有以也故學者博識詳説不考信於六藝謂之不經國家以經取士積習累葉旁暢曲達言義理者析秋毫矣而通辨之士乃或掇華廢實苟罔資位仕宦績效日贅於前有道者

以為懼廵按廣西監察御史莆田林公按治之初偕藩臬大卿議集師儒講五經同異於宣成書院於時聘經師五員名諸郡成材生員至者三百人甚盛舉也全州學正楊君葺以易師聘且行予唯六籍之教脩身以達之天下匪徒以文也已師儒之職傳道解惑育德達材正之以行糾之以刑率三年六年視其成否以進於王國其法具在周禮大司徒亦匪徒以言已也君兹行萃諸生俊秀者相與繹羲文周孔之道以求其心斯古之

教也蠲故習圖新功俾底於大成至當以無忝於學士其為國家利博矣哉如此則我林公亦懋有休澤以流於粤之人以光副天子之寵命唯君等惠其或恃言以設教餙位而鮮功則諸郡邑之學固完而奚取道路之僕僕乎吾知楊君必不然也為我語諸君與諸來學之士舉大者不安小成否則名罔也又徒言之不若幸勖之庶幾有成焉

送陳于岳序

吾嘗慨三代以後學者之業不専故下無成材上無善治古者六德六行六藝之教本大而目詳雖俊秀之士終身脩之有不能盡奚暇外慕乎漢興以來昉有科目求於士者日淺韋褐小生挾數冊書閉門强記皆足以射聲利而釣官職其穎異過人者才智有餘而名譽不足安得不為支離汗漫之習乎出於異端則入於技藝出於技藝則入於貨殖游俠之邪能者倡之不肖者和之此士習所以日分而人才所以日降也吾蓄是説不敢以

語人其居教人之職又無與予深交者無可於托今年吾友陳子岳親老請禄得掌麗水縣學教事子岳和粹高明業專材成且與予同志非罪予者疇昔鬱鬱之懐安得不一吐乎行登麗水之堂為我語諸生曰三代之教故典斯存今科目之學雖不可易而學之有道焉也經未明乎則專於經既明乎則六藝之習專其一以致用唯德與行則專心遜志俛焉以終其身有為支離汗漫之習者則大司徒造士之法吾不汝假如此積三年

六年三代之教將不自麗水始乎于岳之門人負其師之為親屈也謁予請言以勸其舉進士激厲焉為御史此在吾于岳易事也予方惡學者之志不專故不要其後而獨論其職

送藍本和嘗教遂昌序

吾少讀書至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嘗疑待天下若是薄也乃今始知其難夫謂有恒云者豈不曰見諸言如其行施諸事如其心行與

心一言與事符則終身由於道而不變雖聖人君子無
難至者况善人乎吾所友於鄉國四方之士亦既衆矣
始而得什五焉徐而察之得什三焉又久而驗之得什
一焉乃知有恒者之難得而嘆聖人不我誣也吾友藍
君本和魁岸凝毅言論侃侃遇事義形於色不作矯僞
庶幾所謂有恒者與以易學擢應天鄉舉令拜遂昌縣
學教諭且舍予去夫求友甚難得君焉而又遠去得無
戚戚其間然君去以教人為職予既不得留乃幸予私

懐得有所托也今天下之俗患在於少誠實脩文詞而忽德行喜遊談而廢道業貴浮華而賤樸淳士脩於家卒如此故其出身致用見勢則附見利則眩見憂患禍害則惴惴然以恐而無所不至波蕩草靡不復知有善人君子之事國家卒受其禍此則無恒之過也使得吾監君數十輩師儒之職彬彬焉錯列於天下俾後生小子聞其言見其容貌觀其所行事日改月化相漸以誠而消其不肖之習其於國家之利豈曰小補之哉予失

一友一方得一師余又何戚戚也

逆蔣汝正入京序

汝正御史中丞梅軒公之子大宗伯敬所公從子也大宗伯未有子時嘗以汝正為後今以前少宰之勲當任子故以汝正往入胄監服天子榮命宗伯公之意厚甚矣哉汝正英年篤學故人親戚愛者咸曰子務敏學績文以策上第為門閥重毋晝於是是不足盡也余聞之曰善哉言亦故人之私非天下之公言也夫論士於三

代曰禹稷契臯陶伯益伊傅周召下及百執事之臣詩書所稱為聖賢為君子或頌其德穆穆師師而已未聞曰某出世閥某出徵舉瑣瑣然以登進之路為重輕也兩漢以後乃有對策設科之制所取於士者策文書判詩賦經義大率言語類也嗚呼士果可以言語盡哉其入仕也以内外為輕重以遠近為散要以繁簡為清濁士大夫之心日逐逐於得喪榮辱之間且猶不可繼何暇議德行之淺深乎此人材所以不逮古昔後來者

日寥寥也今時若梅軒敬所二公自為諸生時已毅然以道德為已任言必稱先王行必本仁義鄉人望其家莫不曰徳門士大夫覯其舉動莫不曰社稷之福其文章之美爵位之隆不與焉汝正前居中丞公膝下聞詩禮之教稔矣今往侍宗伯公唯日孜孜脩徳象賢以克肖世美如伊召子姓盛矣若夫登甲乙取青紫凡明敏藻飾之士皆可能之何足為子願乎汝正勉旃勿以予言為迂也

贈周鍼醫序

殿講石亭陳先生長子曰時萬士族之佳子弟也鄉人好之丁亥正月小疾醫汗之過陰耗而火炎眩掉格塞呼莫應飲滴灑莫下咽目瞠視手足木强諸醫墻立無措氣翕翕向絶委之弗救諸見與聞者莫不惶痛時石亭使於楚余與半窓羅君任其托乃為名客議凶事客有許君彦明引金君載陽至且視之載陽曰脉未宜絶刼病起死莫速於鍼盍延周君圖之余兩人躍然遂騎

迎周君至則秉燭矣周君曰殆甚矣乎吉凶立決其誰承之余兩人要之曰死分也生功也吾儕固存勿重厚慮君乃啓囊探鍼審病則脉刺諸人中之穴炷火而守之衆環視莫敢出氣有頃鍼蠕蠕動孟錫乃微咳若且有覺目瞬體柔夜既半吐凝涎半盂遂索飲將旦矍然曰吾夢其寤乎不知向者何之也遂索糜食衆莫不踴喜自親戚上下傳之公卿大夫一日殆遍顧子曰甚矣聖人之生斯民術幽微矣究腑臟之經悉營衛之運察其

治亂調其損益而行之鍼火是以應天之化循氣之紀功應若神厥後愈遍述而傳之駭異變幻震動耳目嘗或疑其無有乃今信之矣若周君者襲其器數而妙應若此況其深乎聖人不作斯民之夭閼又何可勝道乎此一事耳余有以知天數之不可强也人謀之不可廢也醫之道神而聖人之去凡人甚懸絶也石亭還將往謝周君命余述其顛末以告諸人人

壽光祿陸儼山先生序

稱生人之福恒曰祿位名壽夫亦有辨矣祿位命於君也壽命於天也惟名則自己出立名而祿位隨之斯壽有光榮而享於無極矣名也者人道之精華士林之標望所謂無翼而飛不火而照者也斯非人情所同好乎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蓋貴之矣何耶是故道德以為本才力以為榦文章以為華功業以為實名之所起豈易易云然哉夫自一鄉如干人而得名為士又如干士而得名為才又如千才而得名為賢亦裒然

特矣自是進而一國天下稱名曰賢其度越人倫又不知如千萬萬也夫茍至於名天下賢豈非福之至大至大者乎余登朝四十年周旋海内人士衆矣其以天下賢名者僅可屈指吾東南不曰雲間儼山陸先生其人乎先生發觧於鄉登第於朝職史於翰苑造士於司成敭於外臺宣化於行省所謂文章功業者緒見時出而名各炳炳皆自其道德才力者致之非徒致也詔進光禄則天子之下卿也禄位駸駸乎盛矣天下之望先生

莫莫不怏怏然以為論德之階懋功之具弗稱乎其名然則聲光之所震動不亦廣且遠乎由是陟三公極臣位然後乃可厭羣望也是先生之名既榮乎祿位矣去年壽六十居蜀表弟顧世安氏不獲捧觴致頌今及其過家乃謁余為詞補之夫以衆人所取於祿位者如彼則夫祝先生壽者固若鳲鳩之詩雖萬年不足也名之所以為壽榮者又何如哉世安祝先生以壽余獨頌先生以名昔者伊傅周召以及孔孟皆是物也謂壽至今

永可也先生謂余言然乎否乎至於祿位君自命之天下自望之在先生則土苴耳此諸福輕重之辨也頌於是至矣

補壽簡公六十序

簡翁者卬岡羅先生六十請老時所自號也璘曰何居翁曰某治兗銓司論曰宜簡乃移鎭陽治鎭陽御史又論曰宜簡再移石阡然吾鎭陽之治簡矣慮無以應石阡也遂請老而歸今且惛惛以居泯泯以游抱吾之簡

樂之終身故甘斯號也璘曰君子哉善受人言抑人言翁簡豈誠有之乎璘方效德不逞而翁見蹟命之不可强也如此翁少力學慱而有要探本六籍證義百氏罔不注乎其心聽其論天下之務至辯而弗窮至理而弗濫爲莆司理其政察爲南臺御史其言謇其治充也舉二十七屬之政若錯揩序之間令之風行禁之防止吏不覩督責之威民不奉號名之格方武皇帝南巡兗居繁會自車馬糗糒之外不載供藉監司問以佃游之備

近辛之餉曰非守宜職是以有鎮陽之遷翁曰鎮陽鄙而夷適用吾簡於是因俗設教罷岀苛令庭無諍辭則讀易演騷衎衎如也率其所操寛然優於郡國雖天下之大不足理也彼課功論才之司動以簡詘豈仲尼所稱子弓非邪余求之不得其説故以歸之命翁無所怨尤且引以為規又安取於余言抑老子有言曰毋勞爾形毋揺爾精此簡之至德山澤之士長生久視之要道也翁今有得乎吾不知其所終矣歸既越歲踰六加一

諸鄉大夫即其誕辰舉觴追壽而以辭屬璘遂述斯言為祝翁既不得彼其必得此也

壽印岡先生七十序

嘉靖甲午印岡先生行年七十神充體强無有衰相距丙辰筮仕葢四十年矣同榜官南都及退家食者僅四人在不亦難得乎四人者圖所以壽印岡宜有深於人人者大司空紹興何公曰唯天降福於大人視其功德以為隆替隆莫如壽公初為推官明清庶獄入為御史

執憲以忠上若豫發寧藩奸逆不黨衆誣巇司馬張公深事尤卓卓再出為郡守寧祀天子之威而不忍耗民財仁心直道如此位乃不盡其報其意殆隆於今日乎廷尉南海冼公曰石剛故存水柔故散人之節固者體故宜永乎印岡自外吏入内臺人曰達矣而公不加盈自會郡遷南鄙人曰抑矣而公不加歉所謂確乎其不可拔也夫安得而摧毀乎按察江左龍公曰吾聞壽者得於靜印岡之歸田也泯泯而處蛇蛇而行手不理箋

記之牘口不議公府之政目不視黜陟之條耳不納毀譽之聲形無或勞精無或揺其年又孰得而或撓也璘乃進曰善哉三公之祝美矣盡矣何稽之天洗徵之物龍取之身印罔之功德節行罔不宜壽矣璘又何言哉雖然不可徒賀也願衍其説以附諸稱觴之後夫人生氣候有盛衰氣强由志志强由道也古之至人持節以御氣守道以定志夫然後鍊氣以保生而體無老少之殊是以長永焉記言之君子嚮道而行中道而廢忘其

身之老也印岡先生動而効功定而矢節靜而葆真不以其身一日或懈于道守道不分物乃難侵傳曰道生萬物况於一身乎茍謂養生不本於道者豈足語天人之徼乎印岡行年七十而無衰相可以覘守道之力矣三公之祝美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璘又何言哉

壽牖泉隱君序

余嘗聞長老言宣正之間吾鄉先輩文行醇愿質木好行古典恥言人過何其厚哉吾每以不親見為恨今涉

世五十年所以朋儕執友之際苟得若人焉未甞不愛慕繾綣樂與之披心今攝泉許隱君其一人也隱君之操行也棄末俗而從舊風肫肫默默有古篤行之遺軌吾何以覯其然哉世俗詭文飾貌厭常自奇輯威儀為羽翼駕聲譽為笙簧其脩身有如此者隱君則擇言而言擇地而蹈知白守黑居進若退信古昔尊先王如著龜鬼神之不敢侮故其肺腑之與無隱慝也世俗聚貨競奢喜名盛大吉凶之禮簡情而煩文輿馬僕從外内

必備其植家有如此者隱君則臨財戒得處豐戒盈器服必稱其用婚喪賓祭必顧其力食不謀肉出不謀馬族戚知舊不使怨其不親故其户庭之邇無濫行也世俗勢交赫如利交綢如匿怨而市好朝親而暮讐飲食宴私人莫之間而忻戚不與同情其交友有如此者隱君則以善相求以心相原合不見其密離不見其踈憂人之憂急人之急如在其身與余交三十年而未嘗聞其言人之過故其交友之衆無怨言也由是觀之吾不

知宣正諸老翁其操脩醞藉竟孰為上下也邪是又不敢論其世也隱君愛攝生聞攝山多藥草可養性命每每逰隱其中故自稱曰攝泉居士老子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言自全之極物無所投其害也由前所疏無隱匿無溢行無怨言者其自全孰大於此物莫能投壽固安可涯涘邪今年壽六十國人來稱觴者多舉神仙瓌瑋之物侈腐莫畢其説余請以隱君之徳自為隱君壽之故申之以老子之説也君有令

子曰穀以文薦於鄉孫亦殊異得天且然物尚何言哉

壽梅南君序

梅南君與予友幾三十年矣始見於南濠之上君時未三十讀書好談時褎衣㦸履退然一儒生也人猶侵易之又十五六年余竄湘南過吳再見君君握重貲為魚鹽大賈日執牙籌坐中堂僮僕累蹟顒指目令奔走從意州郡有大舉動必名君計畫動適幾宜人尊之曰丈行又六七年余自臺州入朝過其家盡傳家事付兒輩

已築園種樹作虛閣眺望湖山日談范蠡陸魯望之幽事曰古今人貴同趣耳何拘形跡哉嘉客時至傾壺叙懽官政市井一切掩耳鄉里愛而依之四方賢士望其廬懽然如歸也嗚呼梅南君其善居斯世也哉夫人生亦大矣雖出處有命苟不自樹立而泯泯碌碌屈體人後徒羞賤貧者真亦自負矣乎君少而愼修壯而彊立老而靜藏善變若龍蛇順代若四時衆犯之不加貶衆附之不加溢君真善居斯世者矣每見士大夫僥利倖得訑

訑奮張莫克自制至臨利害則首鼠兩端持祿若錮鍾鳴漏盡貿貿焉往馳而不止其視君賢不肖何如也前年君壽五十衆皆賀余不及賀今年還郡始克叙平生之概寄壽之俟百歲時當與再定君必無替於今言

壽張翁序

翁鍾山隱者也少不治文字淳懿敦信尚遂古逸民之節附郭有田二頃以耕為業或漫遊湖湘淮揚間托商以自資與家君愚逸翁締交五十年凡更利害患難均

任之不巧於自便財貨有無相通弗校彼我家君兄呼之兩姓子弟呼伯叔唯敬唯愛一如族家體婚姻慶問內外壺榼往來續於道自中表姻連而下其恩義禮節之密什伯不相逮夫道義之喪久矣親戚友朋之家悅則親弗悅則疎相拂焉則傾奪以讐豐已而儉人薄中而厚外睚眦生隙茅盾覆宗者不可勝數故晏嬰見稱於孔子而朱育劉孝標歎惜痛恨於季世豈不謂是哉家君凡所交內必推誠其負而背去者亦屢屢見矣若

翁者忘形篤義久而彌親豈斯世易得者哉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翁宜得天之助矣今年壽七十顏渥髮蒼形神壯王子經與予同齒而誕月居後予謂之弟謹朴有父風童孫嶷嶷如王諸婿若甥並良俊所以亢宗風成宅相者蓋已勃然其不可遏然則謂天道無知者豈不大妄乎誕日諸子婿置酒張樂集故老宗姻申誕慶以侑歲事賦聲詩以侑觴竽固隱居之至趣莫齒之嘉樂也璘執爵其後不可以無言爰

述親誼之所由始俾覽者知翁厚德

壽李君唯漢序

洪唯我皇祖 握劒起濠上為天下王一時附會風雲之侶何其雄哉非天意不至於此非獨當世其躬然也至其子孫亦往往傑出與常人殊余家南都數游諸世族間見徐沐湯鄧犀公子氣岸幹局志烈才藝卒磊落駘朗有英雄之流風視閭里寒𨂍之習大不相近每心醉焉樂與之交無厭也譬之麟子鳳雛其鱗介羽毛即墮

地已絶於凡禽何必高步長鳴而後為珍瑞哉嘗與四桐子論茲事四桐子曰子亦見吾南郭李公子唯漢之概乎請舉其大唯漢者太師韓國公之後臨安公主五世孫也自乃祖不知何自削籍貴閥華胄於是乎在君開明倜儻樂與豪俊遊手致千金之産視義施散不甚顧惜早喪兄事嫂盡禮成三孤姪稼孤女於吾兒繼文不啻已出年甫五十即以家政付諸子築别墅於牛山之陽浪跡登臨飲奕之際游無遺地樂無失時古所謂逸

民者殆庶幾乎余聞而嘆曰韓國事皇祖帷幄有留侯衛公之勲而帶礪早替毋爲之慨然聞斯固樂其有後矣天道豈終謬哉徐沐之世玘然同休湯鄧繼興乃在孝代語曰公侯之孫子必復其始然則復韓國之舊以昭慶緒將不在斯人也天審若君言天方寵錫之厚抑又何賴夫人爵也善語李君余方結侶林壑且求之乎南郭也乃丙戌仲夏之望四桐子忽款吾廬曰前所稱李君今之日其六秩之誕也敢與子賀余方有家冗且

憚暑而不能出遂書所願者先之

寄壽王母吳太宜人序

嘉靖戊子春正月客過東橋子曰屯田永溪王君母太宜人壽八十其誕則三月五日里俗以歲首稱慶盍往焉既旅進脩儀而退未幾王君負謗還吳乃及誕日申慶於故里客復告東橋子且纂言為祝東橋子仰而嘆曰盛哉宜人之祉幾備矣哉曩戊寅之歲壽七十王君為處州別駕吾在臺州聞其舉賀也太守朱衣捧觴前

跪為壽倅貳以下序進致祝縣大夫博士以及耆長史胥列拜階下酒行樂作慈顏為之一粲觀者嘖嘖稱盛時則未有封也雖榮而未貴今也翟冠象服鳴佩而坐堂上戶外之賓鳴騶飛蓋至者皆公卿郎將之貴綺繡雜沓觥籌逶迤其視前舉益盛矣舊聞太宜人語人曰使我飲建業酒何如閭門水乎謂子姓親戚相遠雖貴未適也比歸故鄉則凡所愛念咸拜膝下賀者入門皆姻婭內子體便禮儀耳熟音聲口慊殽羞果蓏之味良

與老人為宜然則視前舉又孰多乎哉夫君子之脩身苟求其是而已匪計諸得喪其事親也苟求其安而已匪要諸有無永溪礪德如玉守官如女然以謗去位而士大夫益稱其賢所壽乎宜人抑既多矣矧其歸也又宜人之所安乎由此而耄慶期慶不知樂事復當何如永溪宜有味於吾言也

壽葉母太孺人九十序

太孺人吾臺某邑令葉君守正之母侍御一之之祖母

也諸者大夫為余言太孺人行年九十容貌充澤視徼𨷖堅有童子能家倚中峯之麓日常弄孫曾以嬉下上亭榭間無休武有小憊則飲巵酎即愈不藥石殆古所謂地仙者流與𥫗閭曰異哉吾郡之祥也已奚仙之足云唯邃古民俗顓蒙不競不惱故天真不鑿而人獲壽考季世蕩焉湛於酖毒於是髮弗華者始衆豈獨氣數然哉唯深山長谷之間乃有不然者吾臺其一處也臺居東海之濱崖阜巉阻不通都會小人力穡而儉享敦

恪嚮方君子彊義勤禮亢節概以爲風聲論者謂有古之淳風焉風淳則其氣龐固而弗散弗散則永宜其民之多壽考也矧葉氏世脩其懿以鍾於太孺人之躬而令尹及侍御君服教象賢勿替引之所以培德續休者益篤又豈諸人所易及乎夫邃古之風徵於臺而葉氏者獨有承焉斯謂之祥也固宜余又聞終南中有老人年至數百若吾天臺委羽間不啻過也太孺人倘其人乎且將觀令尹君黃髮擊壤以弄雛左右或可幾也殆

且將觀侍御君著黿人國以享五鼎養亦或可幾也所謂仙人者烏足云云此黨樂賀意也

壽趙孺人序

顧子之仲息嬪於俞季子璉於是夔齋大夫即世三年矣趙孺人勤撫惠以樹其家聲隆隆然亢乎其先今聖天子改元之歲孺人甲子五十春正月某日實維始降余内子沈將賀之請於余曰某不佞篤懿親之義馳信使越數百里以践孺人之堂緊我婦人之饋不越乎榛

粟棗脯之實刺繡組織之工已爾其黹錙銖而可云獻乎光昭孺人之令德以表於内外唯夫子之言是賴曰内德唯婦實聞請舉其類内子曰吾聞之仲息孺人悼俞大夫之逝也黜華良豐以禮自閑凡祭必罄哀其處尹恭人易居均享戒諸子姓曰不以我視恭人者有如皎日訓二孤以義方必俾克立今既有年所矣叔璠登於國庠季璉選於京庠猶日孳孳課之猶社師之於幼子也至御臧獲則恤其饑寒勞苦而煦育之不使怨乎

不具此其概也乎余曰至矣備矣婦德盡於是矣執德不忘其夫貞也居富不忽其長敬也愛其子必謹其教義也懷其下必恤其私仁也體貞率敬執德廣仁善之積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吾知孺人之慶不唯於其身而且於其子孫纍纍然至矣今之壽其始乎內子曰善於是緘牘裹饋肅拜者再召使者授於門外以登諸塗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息園存稿文卷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騵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錄監生臣黄楷

息園存稿文卷四

明　顧璘　撰

記

瞻辰堂記

天以北辰為樞樞居其所而運大儀四時正焉百化流焉故辰為中為極象大君也聖朝都燕居北上應辰極四方戴為宸居余家南都實北向先驗封公名正寢曰

瞻辰不忘尊也公之言曰安天下者天子也三公以道格心六卿以政賛治百司羣工各以其官修其職事一人既正庶績咸熙斯天下樂其樂矣否則責在有位而天下亦同其憂方今乾樞正萬方共矣此聖主任賢百僚承德之嘉應也吾儕野人征繇不及官政不關安棟固守飲食衎若顧乃優游朝夕罔惟所自無乃闇陋已乎天清辰明玄夜方寂端服望拜歸我帝力復為之歌曰紫極巍兮瑶光明萬姓歸心兮四海清我畊而食兮

壽且寧皇澤蕩蕩兮安能名於是諸孫受之教諸會歌

而肄焉璘在膝下謹識冊書以傳諸家乘

義範堂記

義範者我先毅皇封先臣驗封公制也不肖臣璘謹拜首稽首揭名堂顏上侈皇賜下昭世訓兢兢念哉廼名孫子蒲伏末階申諭若曰若等知先公得此於先皇者乎夫義天之制人之執所以別於利也國不義則無衆家不義則無親士不義則無友其為道也至重利以間

之而能施者寡矣我先公不占一命義施于家而不被于遠觀其總家政五十年友三仲父若飲食若衣服若婚姻必相均一不殖私蔵不辟子愛伯大父既異居顧養靡替恤二姑之孤之哀咸假有家可謂施父族矣奉舅大父于家養其老而厚其終可謂施母族矣勤母氏兄弟子姓之喪葬婚姻凡十餘舉可謂施妻族矣至其脫急振乏已責滅劵力人所不肯力忘人所不能忘又可謂施及朋友有衆矣凡是四端皆樂之中心行之永

久而無矯飾是以孚于國家達乎天子以有今王言之華國人誦之無貶詞子孫寶之無慙色我先公亦何忝於厥世哉顧余謭有禄仕孳孳俛焉而弗克嗣續於萬一所謂不肖之行無足言已若等其懋修哉其仕與否有天命存均之人也均子孫也富貴貧賤唯其所逢必義是蹈而罔規于利庶幾追我于罪且不徒為先公之羞况夫好義者昌好利者亡先訓炳如也若等其懋修哉是為記

松塢草堂記

我顧氏蘇人也自曾大父府君始葬金陵石岡之南今四世矣其山自石岡崒立横亘東騖支分蜿蜒而偃踞於此旁為曲阜南紆以環前對若几焉都人往往詡為勝域其勢窈合成塢東坳砥平余乃遷故廬其上以修祀事以託隱棲四山皆先二世植松不啻萬木巨植鱗皴稺枝羽邐即雲連幄因風鳴竽慘舒異觀忻戚殊念余每來居之情有所屬戀戀不能去題曰松塢草堂懐

先澤也復為記曰吾子孫來居斯堂乎修時祀已榱桷瓦甓毁則新之樹木竹篠敗則易之或秉耒而學稼或蔵修而績文一舉手措足焉必曰吾何以紹先人又其上者曰吾何以光先人由是行墟墓之間以游廊廡之下汔可無靦顔者其或抶羣小以朋游貯聲色以滛泆多其木伐以為薪美其地貨以為利斯謂不仁不孝閭里弗唾焉矣玷名教辱宗祊不亦甚乎然則今之輯是堂者斯顧氏罪人也已

息園記

東橋子築園居室之後袤五十武廣半損之中取纖徑通步餘盡蒔植以延叢緑修竹後挺嘉木前列周除芳卉美草期四時可娛闕　宵曰疊山欝樹負物性而損天趣故絶意不為中亭曰愛日本以奉先驗封公養天乎今無及矣虛窗淨几宜飲宜讀西有誅齋三楹置諸孫讀書於中佔畢可悅耳作載酒亭以待夫問奇來慁者東有小軒曰促膝諸故人至解帶容坐談農圃醫藥之

事恒至移日相向為緣率室居則俺視納息存吾元和起則觀童子理圖史之帙時寄雅抱合而名之曰息園其南乃有廣圃連數十頃頗雜池沼屋廬其中達於清溪非盡顧氏有按志當為謝尚江總故宅今廢為墟而齊民業之闤闠間所絶無也樫榆蒲葦掩映森蔚風靜鳥鳴音變巧慧夏鶯好飛移往來擇蔭暫息倐爾逝去鷺散立青蒼中皎若積雪時驚起翻廻水上久乃復下居人多蒔蔬養魚雜治生業或星散居皆有徑可往吾

園開户向之寵取其勝時與二三子曳履周游無異深林窮谷之趣此又鄉鄰所以息我者與夫息之義止也生也形貴止神貴生動而不止形乃日敗靜而不撓神乃日生一止一生壽乃長久然則息也者寶形養神之道具是矣造化遺我以年先人遺我以地鄰里助我以勝我顧糾纆外物而不知形神之為貴殆莊生所謂顛倒之民乎

屏山小隱記

凡居恒稽山水為勝山以屏水以鑑非徒爾也屏于山則端凝尚體峭厲尚節而吾有得於實鑑于水則量以容廣智以澄別而吾有得於虛若夫日月烟雲之麗草木禽魚之生晦明慘舒之變以達其用以成其文一皆有助於德此真知山水之情者然也吾南山之居遠水而獨近山故唯屏焉是賴山北環而南正北如駝如象勢若奔湊者為小石大石迤東伏而忽起曰戴山特高且奇者曰牛頭花巖祖堂三大峯透麗南廻其上佛宇

紺碧可覩正南與吉山對獨立不倚形凹突如筆格諸山旦暮異彩紫翠交映雨作則吐雲蒸嵐因風𢼄虧或有或無不可辨過是岡巒連延茀斷然不甚高而亦無名西南蒼林鬱然而近曰廟山西山高者在江北卓青橫黛隱隱來赴如人知心夢寐潛達吾廬處其間藐焉廻兵之麓顧左左見顧右右至前瞻後矚皆莫避去或角巾杖屨出户四望山所露見悉為我有使吾舍城市而婆娑於此凡以屏故故取以名吾居有笑者曰牛頭

花巖名阜也游者皆至至則得之諸山則此方之人所環居也子獨屏之何邪子諭之曰凡言得者以心不以目余彊盛時志在四方每欲抉雲漢攀日月埀光旂常之上時一至山率目寓心往弗能有之而山亦不吾與乃今動躓神慁度無所用其愚然後一篤于泉石始駸駸入今無間矣倘諸人猶吾少心則固有勝者在也雖家山中殆天壤哉亦遽曰屏焉屏焉吾不之信

清曠亭記

東郊課畊之廬臨淤田醫灌木居之鬱鬱夏月尤病乃相後圃有丘突然且高且明四顧甚暢於是誅茅而亭之剷繁理秀風自遠至氣爽意開不識炎暑南盡天印北盡鍾陵東盡青龍西盡都城以至幕府皆金陵名山也一坐間得之可謂不勝乎客以清曠名之取靈運詩語也顧子起謝曰善哉名亭教我矣抑知斯亭之所以清曠乎由地高明耳惟人則亦有然者夫不溷於物之謂清不牿於物之謂曠古之聖人皆然不然不足以言

聖第今未可造次論也後之人有陶元亮者吾慕其為人觀所著五柳傳與歸去來辭何其灑然異哉究厥所操不事二姓蟬蛻一世志先為之地也人惟用志卑暗則富貴貧賤干其情毀譽利害束其動跋前疐後日蹙蹙然窘矣君子知道義之貴履而樂之以有諸身超然立乎萬物之上是以可欲弗欲可憂弗憂環宇内性外之物舉退聽於千里之外靈襟湛然以道取舍孰敢溷而牿之無溷無牿不亦清曠乎故曰極高明極則過人

遠矣吾作亭得進德之方敢不謝客之教

載酒亭記

東橋子學圃多暇時有好事之賓命駕載酒欵于息園討論古文奇字辨義析疑日樂其趣殆且薄匊豢而鄙絲竹矣無所于憩乃結竹覆茅作亭西隅以展游息未知所名客有遺俞紫芝小篆載酒亭額者若指楊子雲問奇事適與意會遂揭之楣嘗考子雲生漢季清靜淡泊逡巡執戟踰三世而不遷篤志太玄法言之文以傳

百世烏可謂不賢乎然浮沈濁世不擇所託至其晚節投閣以歆累符命以莽喪又何其僊愚也多聞將焉用之哉或曰雄非愚人也欲苟生成書耳生既苟矣書於何有此又惑之大者也嗚呼見不明則志亂志亂則交瀆交瀆則胥溺並喪以沒于邪雖它美莫之贖不亦可懼也夫

郡圃秋佳軒記

余家江南有亭臨池曰秋佳荒蕪無足愛自余謫湘中

離親戚去閭井日思返乎故鄉雖是亭亦未嘗忘于懷郡圃故有池乃作軒其上以象之慰歸思也跡竹前挺芙蓉後耀杪秋搖落蔚有佳色時釋簿書而來詠謌其中油油于于若使吾身周旋故園之側去其離索者不亦大可樂邪或曰湘中山水甲天下當以金陵諸名勝或莫上下又何一池一亭之足慕乎余曰不然人情懷土君子重去其鄉漢太公餐以天下不忘新豐謝安石位太傅道行廊廟且猶築丘以象東山古人之情有同

然矣矧予覊旅之吏乎由是言之則斯軒之可樂雖等以湘柳諸名山余不知孰先後也因為文以識東壁俟夫知余懷者

雨遊花巖牛嶺記

牛頭山與獻花巖對峙並金陵勝地在郊南二十五里許陳氏孔彰居相近故主予輩為是遊自春凡三易約乃定於四月十又二日曰雖雨必往至日晨風颯然纖雨斷續余與錦衣徐君君叙策馬出郭門徑趨花巖時

避雨道旁農舍比至寺雨益急侍御王君士招行後五里假蓋野人乃獲至衣盡霑濕南昌守羅君質甫先宿方山別墅濘不得至時孔彰食具亦阻於途予三人躡屩登夫容閣高倚空際雲霧生自下方疾風橫過開闔明晦倏忽萬狀木葉滴瀝懸澗泉落四壁嘈然莫聽人語相顧嘆曰霽遊者安知此奇哉下飯僧寮君叙以大夫人無宿命荷蓑笠而去孔彰始携二子負尊罍至懽然共酌夜分乃已遂連牀卧談古今且寤且寐不知倦憊之去體雨竟夜有聲衾枕皆潤薄寒襲人殊異城市其實身卧雲霧中也晨起宿靄抹半峯間遠近崖崿如人新沐畢露情采興不可遏遂乘馬沿嶺背為牛峯遊至則殘雨復落不可登陟小飲天闕丈室徘徊睇望神遊萬峯之間乃誦杜工部詩曰盪胷生曾雲決眥入飛鳥殆為今日設乎雨既止日亦且暮遂別寺僧出山夫玆遊值雨為勞然情景奇勝亦復相稱乃知憂樂之方得失之跡固不可以意校也所得詩凡若干篇

萬松山始開石路作三亭記

萬松之勝以石石乃在莽間不可以步嘉靖庚寅璘長東藩適觀察使池陽汪公珊樞使台南李公節同在三司休澣登焉顧瞻羣石蒙翳飄泊標見而秀弗逞乃相與嘆曰地有材而俾弗見非吾黨之過與於是乃議疏抉之役名吏鳩工厚之直類斬荆棘芟蓬蒿凡延蔓為石障者去之必盡然後平險通礙蜿蜒石間因高卑為之徑夫人始得步觀焉見石之端偉壁起者若正人立

朝巖巖然有不可犯之色磊落廡厲陳奇獻異者若衆士布列効其功能其鎖屑參錯四散不可窮者又若方聚羣分物物各安其居也嗚呼勝哉翌日僚佐諸公林壑高逸咸來賞視又相屬曰功則偉矣非有臺榭為游憇之所則跡少而徑將荒安知來者不如前之蕪沒乎衆皆曰然於是相地面勢作三亭焉路自書院門西而上達山顛留月巖凡若干丈又自山半而下達圭石凡若干丈前山之亭曰振衣璘作後曰池陽汪公作李公

作於山麓曰秀水於時僚佐布政使司則具官某某並一時勝品或謂與地靈相感會云是歲冬十月望日左布政使姑蘇顧璘記

臨海縣學講堂記

余始遷臨海縣學於北山之麓郡民周臣捐百金作講堂半山間平挹諸峯俯瞰闤市具得郡之勝落成之日余往勞之乃進諸生謂曰學聖人之道自講習始必有恒居焉而後師友聚於斯朝夕業於斯無渙散荒怠之

習以墜其學庶幾有成焉然非靜深無以寧志非高明無以發慮此其區也乎居其區不事其學事其學不務明其道雖堂堂乎衣冠孔氏余則曰非孔氏徒也譬之茲堂前此惡壞耳經營締構之工具而後庭阤輪奐煒煒若此繼是茍不葺又將塗以汚濁塞以荊棘復荒為惡壞可立俟矣可不懼乎哉諸生曰謹受教請刻石堂壁將以無忘斯言於耳也

應天尹王公生祠記

應天府居國家留都職任政教率同郡格而統體平大內供御府監局外承百司徵求毛委率同順天府然去天子既遠權力差損尹尊官大臣遷自卿寺與藩臬之長苟厭事自崇受成邑令則勢詘弗支慫貽艱於我民厥惟病哉病之大有三曰冗役濫費亂賦壞爛莫視久矣南渠王公來任斯職躬視庶務不自愛其體力知則必為為則必盡嘗曰仁心上溢而澤不下究財力下竭而情不上達唯我責故早夜皇皇以圖康濟一政不得

其理一夫不安其居若止於棘居任三年疏請于上者凡十數事牒申臺省檄布屬邑者吏厭于書我民歌頌至今歷歷在口其革諸藍緣入神帛堂新匠一百八十有九戶歲竹匠一百六十有八人銅匠三十有二人守庫夫一百二十有八人部薪夫長三百一十有六人花園夫若干人皆裁役之冗也減齊庶供應制中使浮斂籍記縣司所縻丁錢使諸司不得恣取及罷去本府一切無經之役皆以節費之濫也議罷京邑種馬議發內

庫供織神帛議輕荒稅以甦流亡議料田出賦使貧富適均議鹽賦出納以銀不必易錢皆以理賦之亂也此余所謂三大病者爬梳滌濯咸破舊憾至若政教常惠競與循良又未易一二録嗚呼公其我民之父母與抑前諸政其間忤内旨撓權近犯衆怒冒浮議皆政人之所諱為非公立政以心立心以誠急民而緩位先國家而後其身其孰能必舉且致累十數無倦哉嗚呼公真我民之父母也公既擢少司寇請養太夫人去位民懷

其德益甚相與立祠肖象俎豆於聚寶山下璘上元人也適請養家居聞公政與民心如此乃為撰記勒石傳于永久叙曰公名纘字存約台之黃巖人初舉進士授給事中事武皇帝以直道貶嶺南今上超致大位令其還也天下日夕望為公輔云

南坦子埋佩刀記

南原王子既沒葬諸國南之野南坦劉子自越來奠解所佩滇南刀埋之墓前曰南原子嘗顧斯沾沾爾吾何

愛為哉顧子曰南坦亦猶襲古之義也與哉昔季札使魯過徐徐君愛其劒未與既還徐君亡乃掛劒墓樹而去與今南坦子之事何其類也夫君子行已之情焉爾何謂襲云乎哉襲而強之與嫌而靳之者皆偽也君子無偽夫朋友之交篤其義也篤其義斯浹其情浹其情斯通其財矣是故求而弗悉與而弗有施而弗患無間於死生焉斯義矣生諾而死違可以謂義乎哉南坦子之所操也達諸天下確然信矣敢不識之

處州君省吾齋記

正徳庚辰璘與處州君㑹朝于京師處州君先至一月璘乃至戱然謂曰子亦見大都之情乎吾不勝愛憎交於前而毀譽之言聽聽也豈若處山澤之幽可以曳吾履乎璘曰子方憂人甚乎吾幾釋然矣且人情亦何取褁哉吾甞被華衮而適市其子弟豔予而要之揖長老憚予恧也避之户内夫衮則華矣而好惡移諸其身人情亦何取衮哉吾聞之人道至大一心至微百年至速

也以至微盡至大而祈缺於至速之間日有孳孳且猶殄闕是懼奚暇役役然以愛憎毀譽之故效犬馬馳哉處州君曰不已悍乎璘曰否忘已曰悍忘人曰專故君子有省躬之憂而無狗衆之戚是故可欲莫如善愛與譽係之抑有否者君子省諸已焉不謂非惡而遽安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不狗衆之謂也孟子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省已之謂也夫狗衆則貳貳則遷省已則專專則勇以此為善則德日固而有

成以此去惡則過日遠而有功君子之學如斯而已矣而奚暇憎愛毀譽之為憂處州君曰約哉修身之道未耄以上敢不服子之言余嘗以省吾名齋未有言也願書子言為之記

靈徵記

柴墟儲文懿公正德癸酉以吏部左侍郎告終于南都子灦扶柩歸海寧之第丙子塗甃攢于墓舍丁丑十月啓而奠諸制域發視棺上變生黝墨成繢畫文具畫家

鱗皴烘染之法前則倚石枯松旁出二條莖葉咸備左則梅株夭嬌稍綴數花其杪右如左而樹差短全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為後有文隱隱未就吁亦異甚矣哉殆有鬼神為之其間者家人驚愕走聞州大夫馳駕來視削而究之深入木理於是四境喧詑觀者填溢莫不駭嘆以為神異灝乃棑楮於上模其大都藏于家廟余聞未信今年灝來吊余埊室乃示且問曰是何道與余曰靈所徵也非異也夫靈氣寓於兩間生人為聖

哲文秀其發於天地則為卿雲景星麟鳳芝草之祥彼
此更見有無定質龜龍呈文是為圖書果孰使之然哉
昔公孕天地之靈端方秀睿燿諸德藝天子祝其萬年
以遺楷式乃不登於下壽其精華之所蘊蓄固宜有未
盡也殁而歸諸大造必且為神靈精昭著或體物而示
象蓋理所宜有無足怪者譬之椒蘭之澤漸物成芳嘉
種下符蒸且為菌謂公之靈不能為此豈達於天人之
際者乎或曰圖書為祥大矣是固非祥也與夫祥以和

致大者闕百世其次天下其次家國未有徒至焉者謂是為公家之祥固宜璘特本其徵見者為之記餘則不暇論也

東山君記

靖江某王幾世孫中尉君生有雅抱好巖壑幽勝之事嘗拄笏望國東諸山曰吾几席巖巒飲啖煙霞足了一生賓客相從者因號曰東山君無涯子孟洋為來請記璘曰善哉東山君之心足以保其家國矣三代之際同

姓伯叔夾輔王室功登太常名施到今當其時鞠躬戮力奔走附疏于王所罔敢或豫周公大聖人也行有不合坐思待旦以致其勤況其他乎自漢以後因事更制同姓有國者皆令縣官治其事諸王食租衣稅而已國家持此隆親親制海内得以兩全由是宗戚之功烈罕見於世賢者無所于施率篤意於古書雅樂泉石圖畫之事蓋専一其好以禁其邪心抑其勢然也東山君居宗室藩輔之尊錦衣玉食其為可樂者甚衆而獨樂乎

此可謂能自擇矣夫為可為於可為之時以効其功忠也其致智也樂可樂於可樂之地以謹其度智也其致忠也智且忠庶乎君子之道而永保其國家矣君不既賢矣乎吾又聞君讀古書樂琴瑟與賔客賦詩恒絶出若是則東山之樂由其中不由其外盈可重也已是為記

曲林祠堂記

夫祠者盡敬致報之道也曾子何為生有祠哉厚施於

弟其弟即所樂之曲林俎豆而奉之所以致報且垂諸後也傳曰鄉先生祠於社禮固宜然與且曾子何樂乎曲林曲林者陶隱居之故棲也曾子抗霞外之志方赫赫為御史時即懷引退覩中館遺墟萃三茅之勝遂購而有之于時雖未獲周旋其中恒寤寐在是矣故自稱曰曲林子仲氏曰吾伯子之樂具是則像焉以寓其志因而傳之百世願無替也君子謂之禮何與夫祠之繫於典法也覿親尊尊賢賢必有居也故祖考祠於所生

鬼神祠於所主聖哲祠於所法皆以致報而盡敬禮之經也其大者也達而廣之其等雖有差苟無傷於教亦猶典也故曰禮可以義起豈天造地設而致然乎夫曹子之居家也事父母孝處兄弟友弟其少孤鞠育成就恩至篤厚嘗有危疾輒潛禱於茅君願損年以延弟余前所謂厚施者指此推而及諸族則捐金以邮貧置田以廣義立家約以戒不淑由是同姓之親無不歸其德者其為御史脩職之所宜言人之所訥其劾廵按不職

及輔臣誤國二事尤峻直無何陞廣西按察僉事乃艱
然笑曰吾言果不當然耶吾不以曲林易惠文也遂掛
冠歸益修睦族厚鄉之義由是一邑之人無不歸其德
者此所謂鄉先生之行也故曰祠之亦典也夫末俗繁
文亦衆矣事有出於情實附於禮經可以奬善興仁昭
諸來世固先王之所不廢又安取於刻覈之議乎此余
所以記祠堂意也曾子名鏜字時範句容人登正德戊
辰進士事孝武二宗今壽考居于曲林

迎勑軒記

軒何從名侈榮也榮不可侈樂乎親雖侈奚病唯天子踐祚之歳勑秋官大夫三衢方子豪平讞齊魯之獄七越月而牘具旣郵報内庭乃取道歸省其封君煌煌鸞書昭賁里閈而華構適成封君懽然喜曰歸來乎兒生斯泯乎乃斯士耳今兹還也乘大夫之車為天子命使司祥刑功澤溥洽儀觀鞾然乃若以蓬藋之室迎金泥之書蔵之篋笥方氏不大有榮乎善乎張柱叟名吾軒

吾無敢辭也姑蘇顧璘記曰若生子教之義方貴有成也夫豈特軒冕旌越之飾以耀諸觀瞻要亦有名德之實以為之本耳本具矣以飾則華而歆豔者衆苟無其本雖飾何觀令大夫有才焉以濟繁有文焉以昭遠有節焉以立軌有識焉以明刑有仁焉以惠衆五者不愆而守之良易謙卑之懿可謂具矣故官成名立不媿乎其親也食不浮德不媿乎其官也肯堂有終不媿乎其居也推孝達忠不媿乎其事也率五本以遂四安斯軒

之名秖見其榮耳何嫵於侈乎璘不佞請書為記

晚静閣記

璘自開封謫湘源過故鄉訪九峯徵君徐子仁游于曲池之上仲秋水澄芙蕖菱藻靚麗可悦有閣屹起梁而登焉淵沕無塵坐語忘返閣名晚静客有誦工部之詩曰君淹留嘉賓於此邪君曰然抑有寓然也屬璘記之璘曰夫日出為旦旦則興是故動静分焉日中為午午則事是故吉凶生焉日入為晚晚則息是故憂樂泯焉

息也者靜也此天地之定氣人之所歸也君自少濯礪文行志行當世之務年未三十名滿人耳又好工諸家書超古蹊徑海內好事者操金幣及門幾絕其限駸駸乎鶩于動矣深嫉巧毀之人從而媒櫱厲階競以禍君君曰吾早不為馬少游幾與柳子厚蘇子瞻為犬馬矣苟不止且覆吾宗遂杜門息交絕意斯世蒐羅前聞以藻術業及今二十餘年道明心愉養和守固家之所儲悉以輯池觀草木之玩日與賓客從容其中不出軒序

而具山林之樂不鏤鼎彝而獲百世之名孰非靜所得乎宜哉益樂於晚且咎其往也君曰靜乎靜乎不撓吾精不匱吾神吾斯與歸矣又何用役役輿馬之間與造物為奴隸也夫璘方躓於動有離羣遠適之戚慕君之志遂書是言於閣以訂終好

來雨軒記

知山君有軒居叢竹之間曰來雨東橋子游而息仰天而嘯曰事有同行而異情知山君於杜子果若是同乎

抑何校於客也昔杜子四十無位卧病長安賔客棄遺青苔及榻故閉門竊嘆其客曰舊雨來今雨不來誠有感於貴賤之際也知山君二十賔興三十登庸入金閨司冢職日月獻納功加上下丈夫康濟之願庶幾焉盡之一拂其衷解帶脱綬退歸故鄉家本公族兼素侯之奉崇禮範飾藻業傳之雲仍及其暇日則旁究彭鏗之學期與大化終始由斯言之進亦樂退亦樂非所語於戚凫者非唯客不擇君君且將擇客矣故客唯其人則

命駕以訪置驛以迎唯所施報無乎不可茍非其人雖閉户以拒可也又何校於其來若杜子之嘆非所以嘆君也皆翟公罷官書門人多狹其語余請署君軒扉曰嘉客雨來幽軒洞開惡客來雨吾莫爾主一闔一開乃適予懐一納一拒道固其所君愕然曰有是哉相顧大笑記壁而别

介壽堂記

東橋子請養于田初問諸南原子曰璘去閭里久矣年

鈞以上則舊所周旋也已誰哉後之英乎南原子曰庠序之間彬彬如也葢多有其人焉有若陳生鳳者秀而淵類而且理可語於游夏之業矣居無何陳生執經奉贄盤辟以造吾門乃與之講道析疑踰年而不懈沛然若決江河下注而不止也森然若陳武庫矛戟畢見而神惴肅也表吾國者其鳳也乎間甞請曰鳳也有父行年七十孝義敦固鄉黨稱逸老焉褐衣藿食無斗粟之奉鳳也恥之乃築室淮水之上虹橋之東藝圃而蔬樹

菓而薦潔爾肴猆怡爾昕夕將適吾親以解於鳳之私同門之士號其堂曰介壽夫子其何以教之東橋子曰異哉二三子之壽人親也抑視諸眉睫之間乎夫孝子之事親也修之以德義和之以心志敷之以文辭夫然後功烈以表之名譽以昭之故能保其爵祿而大其家邦此之謂盛節此之不務必曰華宮侈服旨味備物以為養是猶養生者遺其精神理其藥石者也安在其知輕重之分乎生也天下之才也基道構藝何修而不至

以是介諸逸老之壽雖魯閔之行其何以加于此二三子顧以為遠乎擗不佞顧書以此非敢竊比于孔氏也

中白記

永嘉王生偉立槩巖洞而居之内含石耀外映天光榜曰中白國人遂稱曰中白子問義於松塢山人山人曰白者無色之謂又分辯也中不可以言色其無欲乎無欲則清清則辯天下之物如别黑白奚有於差謬乎要不越乎是非邪正兩端而已辯乎此則所執必中

所由必義道自已出矣夫無欲亦難矣乎學之道一曰審義二曰信命如知夫是非邪正如薰臭之不可亂則凡天下之所同惡者皆不安為矣如知夫富貴貧賤如寒暑之不可強則凡天下之所不可希者皆不安思矣為無安為思無安思幾無欲矣中不既白矣乎中白則外自辯矣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其斯之謂與偉立曰謹受教

南可堂記

英德朱君道叔佐予守全悃愊無華能外得失以自適予與之深甞屬予曰吾英在嶺南多佳山水山有竒石天下致以為玩棊家邑南有堂三間得地之勝吾往年罷官家居角巾宴坐隱几而覩之凡漁舟鴈鶩煙雲竹樹舉不出軒序而見諸目睫因名南可先生幸記余曰凡物當其理之謂可適情者亦云然理寓於物故一定而不可易情發於吾心隨所寓而無不得奚以南北云乎故情有所適則環堵蓬蒿浩然與天地萬物周游上

下凡山川魚鳥之類悉吾玩具要不足為有無也若有所累則雖山川映發於前後魚鳥出沒於左右猶置牆壁之中一無見矣乃若吾子之情冲夷澹泊雖無是堂與英之山川魚鳥固樂也顧獨以南為可不亦狹乎君答曰余固即所居者言之也使吾居果北或且東西也余安得不以為可乎余乃䁣然大笑曰達人遺物至樂無方所寓則殊不失吾常彼擇地而居待備而足者烏足以知吾黨之情

重修湘山柴侯廟記

湘山之東有柴侯廟代著靈應郡祀之嚴兵荒以來廟圮不治大宗伯將公讀禮時始捐金率鄉人輯之予至之明年廟成具狀請記予典侯祀夫將安辭侯之靈應前志多傳之是以不論論其所由神夫天地間一氣而已幽為鬼神明為吾人嶽瀆山川氣之所聚必有精也是謂之神猶血氣生人而精發乎其心也人之死也氣反為鬼聰明強正則寃魄之精合于大化妙應而不泯

亦猶嶽瀆山川之神無形而有靈也故古者忠孝義烈之士其死往往著神應於世吾於柴侯夫何疑乎哉按志侯仕唐守邢州棄官來居覆釜山從寂照法師修無為之道沒而為神民祠至今要其避世捐榮利必有大過人者志又稱郡人初作侯廟時有巨人至引掌自言嘗用此掌鼓衆過黄河逆流夫邢黄河迤北郡也豈侯任官時有治水績邪傳曰用物精多則䰟魄彊其比之謂歟宜其精爽神應與湘山之靈恒洋洋也廟本在大

改宋隆興元年勅賜顯祐廟嘉定十一年復封為威信侯此固其行祠今號曰湘山柴侯廟其曰湘山王者則法師遺文所稱述者也凡今次輯廟姓名并金穀之目具刻于碑陰

息園存稿文卷四

侯宋隆興元年勅賜顯祐廟嘉定十一年復封為威信侯此固其行祠今號曰湘山柴侯廟其曰湘山王者則法師遺文所稱述者也凡今次輯廟姓名并金穀之目具刻于碑陰

息園存稿文卷四